

## 考古中国

12月21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介绍了多个遗址发掘、研究情况，其中包括来自陕西宝鸡的下站遗址。会上介绍，下站遗址从公元前672年一直延续使用到西汉晚期，前后长达600年，是研究先秦至西汉时期祭天礼制最为完备的实物材料。

工作会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该遗址的发掘负责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游富祥，请他详细介绍了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



下站遗址出土的金鸟。

## “密”字陶文提供文字依据 建立春秋至汉代祭祀年代框架

下站遗址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经勘探共发现各类祭祀坑1400余座。2020年、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文物局组织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清理祭祀坑、房址、灰坑等各类遗迹，出土大量马、牛、羊祭祀用牺牲，以及玉器、铁器、青铜车马器，还有砖、瓦、瓦当等遗物。

游富祥介绍，时祭是秦的祭祀传统，始于秦立国时襄公所立西时。雍五时始于秦文公设酈时祭祀白帝，其后宣公设密时祭青帝，灵公设吴阳上时、下时祭祀黄帝和炎帝；汉初，高祖刘邦设北时祭祀黑帝——五个时统称雍五时。一开始，雍五时是作为秦国的地方封国性祭祀，随着秦的统一，雍五时升级为统一帝国的祭天大典。

西汉前期，汉承袭了秦的祭祀传统，雍五时仍旧是国家最高的祭天盛典，直至汉武帝时期设甘泉泰时，尊大一为天帝最尊者。五帝成为太一之佐，位格下降，雍五时才又逐渐演变为天地祭祀之下的祭祀礼仪，直至汉末被废除。虽然雍五时的形式被废除了，但是其祭祀内容和仪轨被甘泉泰时和后期的南郊天坛祭祀所吸收，一直延续影响后世两千年。

学术界长期关注时祭研究，但限于缺乏考古实物资料而难以深入。自

## 祭祀坑从春秋延续到西汉 下站遗址是秦汉祭祀遗存的标尺



陕西宝鸡下站遗址出土的玉质车马器。



下站遗址出土的玉器。

2015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展秦汉“雍五时”考古项目研究。目前，秦汉雍五时已经确认其中四个，分别是凤翔雍山血池、陈仓吴山、下站、凤翔蔡阳山四处祭祀遗址。尤以下站遗址的祭祀遗存最为丰富，保存最为完整。

自2020年至今，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下站遗址已经进行了三次主动性考古发掘，揭露遗址面积2400平方米，发掘各类祭祀坑99座，包括有动物牺牲、车马坑和模型车马坑。各类祭祀坑之间存在丰富的叠压打破关系。根据祭祀坑间的地层关系可知，长条形动物祭祀坑是目前已清理的祭祀坑中年代最早的，应属于春秋中期。

下站遗址出土遗物除玉人、玉琮、玉璜祭祀玉器组合及大量金、玉、铜质车马器，铜弩机、箭镞等兵器外，还包括玉圭、玉璧残件、玉璋残件等其他玉器、钱币、铁质农具以及云纹瓦当、文字瓦当、砖瓦等建筑构件，另外还包含数量庞大的动物牺牲。其中，刻划“密”字陶文的陶片为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文字证据。游富祥告诉记者，结合碳十四测年结果，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春秋至汉代祭祀遗存的年代框架。

## 严格选择动物牺牲个体 是秦汉祭祀遗存的标尺

游富祥介绍，遗址目前发现的祭祀坑主要分3个大类11个小型，分别是长条形坑、长方形坑和洞室形坑。长条形坑年代最早，主要埋藏牺牲为牛；长方形坑又分车马坑和动物牺牲坑，车马坑内放置车马一乘，驾挽具，动物牺牲坑分马、牛、羊三种，各自埋藏四个幼年个体；洞室形坑内放置模型车马。“这三种动物牺牲，与文献记载使用驹、犍、羔祭



长方形祭祀坑(马坑)。图据文物陕西



下站遗址出土的玉人。

祀完全吻合。为了表示对天的崇敬，在牺牲个体的选择上全部选用幼年个体，并在性别和毛色方面也有严格选择。”

祭祀坑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和器物，印证了《史记·封禅书》中的记载：时驹四匹，木禺龙乘车一乘，木禺车马一乘，黄犍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瘞埋，无俎豆之具。

根据祭祀出土动物的摆放姿势判断，考古人员推测，这些动物牺牲应该是杀死以后埋藏的。在埋葬动物的祭

祀坑中，长条形坑皆头向北，长方形牺牲坑皆头向东。目前，对于朝向的意义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考古人员判断，下站遗址正北方向是秦都雍城，其祭祀对象是青帝，从方位来说是东方天帝，朝向也许与此有关。

密时经历春秋、战国、秦至西汉，在各个阶段不断发展变化。理论上，可以通过下站发掘到从春秋至西汉时期的所有类型祭祀坑。这些祭祀坑在不同年代有不同表现。

游富祥介绍，春秋中期，密时以牢即长条形牛坑祭祀为主，晚期开始出现大型的车马坑和长方形马坑。战国时期，车马坑继续存在，形制变小，牺牲坑开始出现长方形的牛坑和羊坑。秦至西汉时期延续了战国的传统，祭祀坑和祭祀物品朝着更加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例如玉人、玉琮和玉璜的固定组合形式。“这种变化反映了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由分封走向大一统、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变化格局，在这种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思想的变革带动了祭祀形式的演变。”游富祥解读道。

如此丰富的祭祀坑遗存，也让密时成了秦汉祭祀遗存的标尺。“以后国内同时期的祭祀遗存可以拿来和下站遗址进行比较，以下站遗址的发现为标尺，判断其他祭祀遗存的年代和性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国人的生活的重要内容，祭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游富祥表示，国人通过祭祀活动，承序天命、追忆先祖、传承孝道、涵养德性，在对天命表示敬畏的同时，表达报本感恩之情，抒发弘道扬善之志。“这一祭祀文化现象，对于世道民风的敦化，对于个体生命的教化，都具有特别功能，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发现夏代宫殿建筑群

城外，溱水蜿蜒而过，悠悠流淌；城内，宏伟的宫殿四面合围，错落有致……记者从12月20日召开的2023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获悉，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发现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为研究夏代宫殿建筑的起源提供了新材料。

古城寨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溱水东岸的台地上，平面呈长方形，面积17.6万余平方米，是一处规模宏大、保存较完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已进入夏代纪年。

2021年至202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对古城寨遗址城内区域及城外重点区域进行系统勘探和针对性发掘，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据悉，新发现的1号夯土台基规模较大，面积在1800平方米左右，平面呈长方形，长约60米，宽约30米。该夯土台基中部高、四周低，表面较为平整，其上发现有数排规律分布的柱洞。

“从柱洞的分布规律来看，这一夯土台基整体应是南北为排房建筑、中部为庭

院、东西带回廊的结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古城寨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李博说。

在1号夯土台基东侧，考古人员还发现一处夯土遗迹，目前已揭露部分南北长25米、东西宽约10米，与1号夯土台基应为同一组建筑。

“结合以往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古城寨遗址城内中部偏东区域为宫殿核心区。”李博说，“新发现的1号夯土台基、东部夯土遗迹，与以往发现的宫殿建筑基址、廊庑基址一道，在平面布局

上构成了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群。”

李博表示，新发现刷新了对古城寨遗址城内布局结构的认知，也为探索夏代宫殿建筑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

下一步，考古工作人员将继续深入研究1号夯土台基的性质、营建背景、建筑特征等，并围绕古城寨遗址宫殿核心区的规模、布局及周边道路系统等问题进行更加全面的勘探和精细的发掘工作。

据新华社